



藍色便祕人——姚瑞中

撰文／湯皇珍

「那是一個隱隱的蠕動，清楚存在，卻無法指明。」我雖然笑他，其實也有點苦。便祕或許無關真實經歷一個被球體緩慢通過的直腸痙攣，可怕的是孤獨忍受下竟長出一根根藍色的勾爪。

「這就是藝術家的可憐，爲了證明自己什麼——」姚語出驚人：「像小丑一樣的娛樂人，那支吞入的劍終致插入而無法拔出。無論是我的球或是我的人，都硬得像石頭一般，他們大便大不出來。」

我看著用光了一百支藍色墨水筆畫出來的球體，的確在空中痛苦而緩慢地前行。身體因緊張而突然伸出，這些浮游體。或大或小，或有勾爪或有觸鬚，浮游嗎？卻得花用很堅實的分秒時間織組成形；自足嗎？卻又如此怯生地進入這個環繞它們又不相干的黃色領空。黃色叫藍突出，但也使藍像個莫名的入侵者，但問，個人足與世界構成相互的關係嗎？

我相信，由於時間夠久的停留可以突然暴露病變的跡象。時間夠久，當然痛苦也夠久，逃走不成，只有無邊無盡的耐力浮游。

「畫到最後，像一種緩緩的昏眩……」姚描述：「在半空中，因爲不知去哪裡著陸，也不知爲何著陸——我現在畫不出來了！」



這一系列「天外天」的紙上作品，是姚瑞中的舊金山經驗。以簡單的筆，畫在紙上，典型素描的樣式，雖然姚表示最初在語言不通下，只有嘗試手邊最基本的紙筆來消磨時間。騎兩小時的腳踏車到舊金山市區，如此喝一下午的咖啡，他說：「很可怕，我再也不要如此。孤獨只有孤獨。」此刻我細嚼畫面，形式已經冷靜，然而，早先它們的身影都曾一一現身在姚的手札簿裡。說起手札，姚認為手札才是他的素描。

我翻開這些簿子，記滿符號，簡單的圖式，清晰的計畫，以及夾雜其中令我看也不敢多看一眼的文字。總是夠悲慘而私密的內容才會被刻在這裡吧。

他認為：「素描是完全沒有矯飾，而能精確將思考初步表達的媒介。簿子裡有許多直接的痕跡，它們對作品而言可能是對，也可能是錯的。」我再一次掃過姚的手札，請他僅僅挑出手札中與「天外天」相關的初稿，提印出來對照給讀者知道，然後迅速合上簿本。心中不知怎麼生出一絲說不出的溫柔。

姚說：「素描純粹，不受工具性的消耗，是它可貴的價值。」我再次將視線掃往那些至少可以言說的姚瑞中。即使素描進入作品，已經接受

工具性和時間的加入，它們的形式更為完美，但這些藍墨水的紙上作品，仍舊貼切指出姚瑞中浮游而無從著陸的核心，卻是我心中理想的素描，直接殘酷的書寫。為什麼素描與創作血肉相連，而姚在我的追問下，一再表示要我去看「天外天」就明白。

他也許會給你許多政治、X世代人類的理由做煙霧彈，但姚是無法著陸的。你看見他在北京、在天壇、在香港的半空中緊緊夾攏的雙腿嗎？就算突然想空降也是無聲無息，脖子上架著教人接近不得的螺旋槳；反攻大陸嗎？藍色霓虹的泥漿已經消去了立體的真實時空，將你扯進一種安靜而緩慢的通過。只有你，他人無能為力。不消說還是有東西要出來而不出來的痛苦。它是一種金色的臭味，逐漸瀰漫。

「舊金山極安靜，有時候我一天說不到一句話。夜裡，針落地都教人跳起來；我睡到頭痛。不知道今天為什麼起床，然後便祕。這樣持續三個月。」姚瑞中藉「天外天」完整交替了這一份漫長的苦痛，當然，明顯的，這是一個核心，並不只是舊金山的經驗。姚繃緊了全身，在臨界點突而暴露出那球體的藍色爪子。

除了孤獨無他。

(本文圖片由姚瑞中提供)

